

深圳没有 金丝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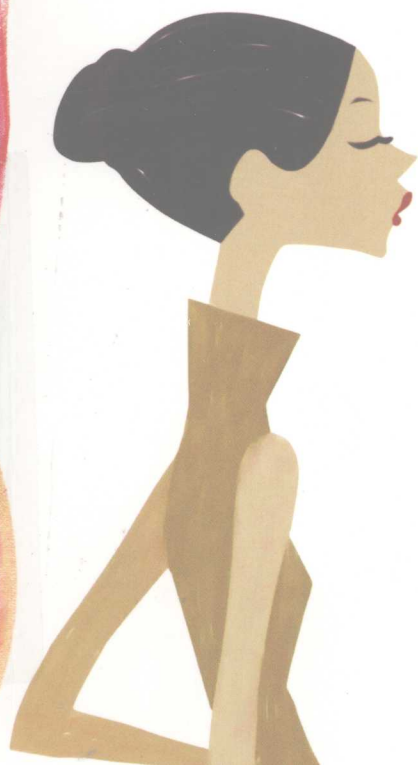
WOMEN
IN SHENZHEN

西西著

深圳，这个充满诱惑的城市，「小鸟依人」、「个性张扬」、「温婉可人」都不属于她们，晨光熹微，夜幕笼罩时，她们湮没于人潮中。男人给不了她们安全感，贴心的永远只有最贴近身体的包包。面包还是玫瑰，落魄或者堕落……是这个城市给她们的选择题。她们是这个城市特有的符号，也是这个城市特有的风景……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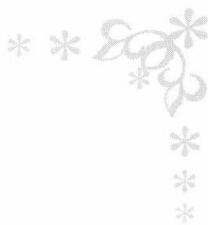
深圳没有金丝鸟 / 西西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219-06498-6

I. 深… II. 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3765 号

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
策 划 杨 冰
责任编辑 梁风华
责任校对 周月华 彭青梅 张泉英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90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6498-6/I·1133
定 价 20.00 元



目 录

CONTENTS

001

NO.1

一起工作的日子

对于他,她一直心存着感激。在和他一起工作的日子里,她从心底里敬佩毕扬的才华,他是那种女人们都喜欢的有魅力的男人,但平时她却很少有机会和他像现在这样谈天说地。当然对于他,她其实还是不了解的,不过她想只要她愿意,她可以了解毕扬。

011

NO.2

她说,她需要钱

“林森,我现在才知道我缺的是什么,钱,我需要钱,而不是什么幼稚的理想,如果有钱我就可以去周游世界,有了钱我还可以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我想去留学,去美国,一切都是钱! 钱! 钱!”

022

NO.3

爱上一个诗人

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啊,那忧郁的双眸让她的心为之一颤,诗人的诗也充满着对人性忧虑的思考,那一刻她就有一种想把他抱在怀里的感觉,她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写诗的人都是这样冲动。

029

NO.4

小房子里的猫步

在音乐的伴随下,两人像时装表演一样在客厅里走猫步,逛街后的酸累全都飞到九霄云外了,这还不算,两人又把彼此的新衣服都互相穿了个遍,过足了瘾。

036

NO.5

久违的日记本

但是她却从来不看多年以前留在日记里的孔可,她不再是当年的小女孩,孔可是否也会改变? 那是一个没有答案也不需要答案的问题,她从来都这样认为,孔可是她生命中不会改变的记忆,孔可是她没有情节的小说。



目 录



044

NO.6

到底在爱谁

“你说我爱他吗？我只是需要他，就像他需要我一样，彼此互相利用。”梅子点燃了一根烟，狠狠地吸了一口，一团烟雾从她的嘴里吐了出来，袅袅地萦绕着她姣美的脸。

058

NO.7

表演爱情

她以为她再也不会去爱任何一个人，她的爱情世界里一直都很寂寞，如同那春天的花儿一样默默地开放，曾经有人进来过，却只是短暂的，之后再也没有人进来赏识了。

069

NO.8

一个人的咖啡

撒哈拉沙漠：“什么样的想法，从头再来吗？我只想好好地爱一个人，过平平淡淡的生活。其实，你知道吗，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最幸福的应该是和一个真心爱自己的男人一生好好地过日子。”

080

NO.9

别人的情人

“啪”的一声，他的脸上留下了五根美丽的手指印，顿时两人都呆了，愣愣地站在原地，林森的泪水更不可遏制地流下来。

088

NO.10

童年、猫、呓语

这一切仿佛都是发生在昨天的事，而诗人和毕扬是怎么出现在她的生活中的呢？猫，还有那只梦中的猫，别人的梦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只猫呢？



目 录

099

NO.11

命运的玩笑

洗漱间里的水流声突然“哗哗”地响，一定是玩够了的白玉兰正在用，她用手捂住嘴巴，拼命地控制想吐的冲动，眼泪却不由得流出来了。

124

NO.12

撒哈拉沙漠

我的世界原来是一片真正的沙漠，我努力地想去种植一片绿洲，可是却长不出新绿来，我所看到的除了风沙还是沙漠，我真的不想再做沙漠了。

134

NO.13

寂寞高跟鞋

后半夜的酒吧只有几个外国人在慢慢地喝酒，她独自流了一夜的泪，酒店里后半夜放的是一个摇滚歌手的新歌，她第一次为一个歌手的歌流泪。

150

NO.14

白斌斌

她突然间有种冲动，真想靠在这个大男孩的怀里痛痛快快地哭一回，可她最后却只是感谢地冲他笑笑，毕竟他们是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的。这是一个比她小五岁的大男孩，而她已经历了人生中最冲动的时期。

159

NO.15

沙漠里的白骆驼

“好像骆驼是在沙漠里生活的，但并不一定有了沙漠就有骆驼。哎，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呢？”林森把床上的小猴抱起来，小猴在她的手上唱起来：“因为有你，所以才不寂寞，因为有你，沙漠才不会荒凉……”



目 录



168

NO.16

看不见的爱人

生活真的就像戏剧一样,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变化。他不想搬出去另租房子有他自己的理由,他已经把林森所在的地方当做他自己的家了。

176

NO.17

徘徊在爱的边缘

她是醉了,而且醉得很厉害,以至于是怎样回来的,又是怎样躺在床上的,她一无所知,醒来时已是第二天中午,太阳从窗棂斜射进来洒在她的书架上,她感觉嘴里有点儿苦苦酸酸的味道。

185

NO.18

交叠的“平行”线

对于他,她也不想知道太多,她觉得他们两个人只不过是两个朝着不同方向走的人,有一天突然地碰到了一块,可是终究还是要分开的,他们的人生轨迹不可能有重叠的时候。

191

NO.19

好好地活着

她有点嘲笑自己,太多的网络爱情一到生活中都是那么不现实的,她甚至有点怀念他们在网上无拘无束交流的日子。

201

NO.20

爱的港湾

“这是爱情的故乡,森,还记得吗,你要我帮你做一个网页,我全做好了,你喜欢吗?这里面全是你我从第一天上网认识以来的点点滴滴,我想请求你原谅我。”



对于他，她一直心存着感激。在和他一起工作的日子里，她从心底里敬佩毕扬的才华，他是那种女人们都喜欢的有魅力的男人，但平时她却很少有机会和他像现在这样谈天说地。当然对于他，她其实还是不了解的，不过她想只要她愿意，她可以了解毕扬。

NO.1 一起工作的日子

最后一位客人走了，同事们也早已纷纷下班，回家的回家，约会的约会，工作了一天之后各忙着过自己热闹的或者寂静的夜生活去了。

热闹了一天的办公室变得安静下来，那台老式的早已该淘汰的生锈空调因办公室的陡然安静而“嘎吱嘎吱”地作响。林森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抬头望了望偌大的办公室，嘴角露出一丝笑意，继续埋头看手中的稿子，没有要走的意思。她时而轻轻地读出声，时而又用笔在稿纸上修改几下。

终于，她放下手中的笔，做了一个伸展运动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然后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在办公室里转了一圈，走到窗前。因为开着空调，办公室的门窗总是关着，她随手把窗帘拉开又推开了玻璃窗，顿时晚风徐徐吹来，她惬意地哼了哼时下流行的歌曲。

接了一个客人的咨询电话后，她看了看表，已经九点过一刻钟了，毕扬却还没有来，说好了八点半在办公室见的。是不是忘了或者有事耽搁不能来？也不打个电话回来。她焦急地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还没来得及拨，办公室的门开了，毕扬急匆匆地推门进来连连说道：“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一个脸庞削尖、轮廓分明，长得有点像韩国演员安在旭的年轻人站在林森面前。

“是不是又跑了一个大单？我可是等了你一个多小时了。”林森坐回自己的座

位，笑着把另一张椅子从桌子里拉出来打趣道。

“今晚我请夜宵，向林小姐赔不是！”毕扬在林森的旁边坐了下来，一副讨好的样子。林森微笑着，却装着没听到，从桌上拿起刚才看的稿子递给他：

“你先看看，如果不行再改改。”

毕扬接过稿子迅速地扫了一眼后走到复印机前复印了一份，把原稿还给林森，把复印的那份装到自己随身带的公文包里去了，做着这一切的他始终保持着进门时淡淡的微笑。

“就这样，OK？明天晚上就看我们的了，有信心吗？”毕扬甩了甩头，自信地对林森说。

林森会意地朝他点点头，同时举起右手做一个胜利的“V”字形，毕扬笑着也举起自己的右手做一个和她一样的“V”字形对她说“我们会成功的”。明天晚上是公司成立十周年庆典活动，由他们两个人担任晚会的节目主持人，对于他们来说这不能不算是一件荣幸的事情。

三个月前，林森从人才市场应聘到这家房地产公司做业务员，那是她来深圳的四个年头里换的第五份工作。以前她的工作没有任何一份是与跑业务相关的，跑业务是她在深圳工作中最大胆新奇的一次尝试。在大学里她读的是中文，来深圳也只是做过编辑、秘书之类的工作，在办公室里待久了，就想换另一份工作，想试试自己是不是跑业务的料。别小看这跑业务的，做得好可是很赚钱的，不是有好多老板都是从跑业务做起的吗？林森和大多数来深圳闯世界的年轻人一样，踌躇满志，想着干一番事业。

来深圳的人谁不想自己创业呢？想自己创业就得多给自己一次机会。

林森凭着参加工作多年的社会经验和在深圳的人际关系，再加上公司最优秀的业务员毕扬的帮助，很快就在公司里把自己的能力及各方面的综合才能表现了出来，很受到老总的赏识。这次公司的十周年庆典，老总亲自点名由林森担任女主持人，证明了老总对她的信任。做主持人这一角色是漂亮女孩最喜欢的事，可以出出风头，从此成为亮点，更何况公司还请了电视台把整个庆典过程拍摄下来，作为公司的一次活广告呢！

外面已经是华灯闪烁了，两人说笑着走出了办公楼，径直去了附近海边的一家饭店，那是一家潮州人新开的饭店，生意特红火。毕扬是潮州人，饭店开张后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来用餐了，跟老板混了个脸熟，进了门就叽里咕噜地和老板用潮



州话聊起来。林森乖乖地站在毕扬身边听他和老板用比英语还难听懂的“外语”聊天,林森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正说着话老板突然朝林森看了看,很神秘地拍着毕扬的肩笑了起来,站在一旁的林森不知他们说什么,出于礼貌傻傻地跟着笑。

老板走后,林森悄悄地问毕扬刚才他们在说些什么,为什么那样子看她笑。

毕扬更加神秘莫测地冲她笑笑,贴近她的耳朵说:“我告诉老板你是我新婚的老婆,他说你好漂亮。他们饭店的酸青瓜是免费的,要不要多上两碟?”

“你!”顿时,林森满面通红,气得直瞪毕扬,毕扬忙指了指店门口的一个大招牌“新婚夫妇一起来饭店用餐打八折”的广告,林森也不禁笑了起来,心里想着原来还有这等好事,便开玩笑地说:

“为什么新婚要打八折呢?是不是结了婚就比较现实一点,生活也跟着打了八折?要是这样还不如不结婚!”

正想在林森面前好好卖弄一番的毕扬听了心里直发虚,赶紧闭了嘴。

林森谈兴未减,继续说:“所以说嘛,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你应该告诉老板这个广告不太好,让结婚的人后悔结婚,没结婚的人畏惧结婚。”

“我跟老板说说,干脆全免费。”毕扬喝了口服务员倒的菊花茶清了清嗓子。

林森看了看那用红色和黄色构成的招牌,诡秘地笑笑:“你是说新婚夫妇全免吗,还是情人全免?你不会是想追我吧?不怕我拒绝吗?”

毕扬看了看她,不置可否地笑着对她说:“要是你再苗条一点的话,本先生可以考虑送你一朵红玫瑰。”

林森惊愕地张大嘴巴要说什么,他赶紧又往下接着说:“跟你开玩笑的,没这回事。再说了,我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没那个胆呀!”

林森这才又笑了,“那我是不是太胖了,所以丑得配不上你?”

“有一点,不过比不上杨贵妃,再胖一点就更好了。”毕扬打量了她好久故作遗憾地叹气。

林森对这个答案可不满意了,女孩最怕胖,更怕别人说她胖,所以再瘦的女人也喊着要减肥,可是她们却不知道男人私底下还是喜欢丰满点的女人。

林森还想说些什么,菜上来了,一份清蒸鲩鱼、一份潮州特色炒牛肉丸、一份鸡煲和一份鱼头豆腐汤,全是林森平时最爱吃的菜,于是两人便停止了刚才的话题。也许是她太敏感了,就因为刚才毕扬无意中说她有点胖,虽然只是开个玩笑,

可她还是有点耿耿于怀地与自己计较着,总感觉自己真的是有点胖了。对于自己的体形她和所有的女人一样非常在意,现在面对满桌子的美味即使胃口再好,她都小心地控制着,要是平时她一定会毫不客气地美美吃上一顿。

“不好吃吗?”毕扬疑惑地看着她。

“不是,我怕吃太多了会更肥,减肥可不那么容易!”林森痛苦地看着满桌的菜,故作夸张地说。

“我的小姐,你不至于这样吧?算我刚才说错了好吗?你这可是国际标准身材呀,早就通过 ISO 认证了,你自己想想咱们公司谁的身材有你这么好?再说了,今天可是我请客,不吃白不吃!”毕扬差点就笑得喷饭。

“吃了也白吃。”林森依然只是象征性地动了动筷子。

“当然,吃了也白吃,那不如快点吃!反正今天是我请客,快吃吧,小女生!”毕扬忍住笑对她说,“这天下的女孩子怎么都一样的免不了俗啊,个个要减肥。”他把一个牛肉丸往自己的嘴里送,慢慢地嚼起来,吃得很香。

林森不好让毕扬扫兴,也夹了一块鱼往嘴里送,书上说鱼含有较少的脂肪,吃了也不会胖,于是林森除了鱼什么也不肯吃,即使是她平时最喜欢吃的鸡肉也不例外,自己想想都觉得好笑,今儿怎么了,仅仅是因为怕肥吗?

在毕扬的坚持下他们都喝了一点儿啤酒,原本就长得丰腴白皙、艳丽娇美的林森,因喝了点酒的缘故,在餐厅的红绿黄三色壁灯组成的梦幻般的光晕中,宛若天仙下凡般更加楚楚动人了。

两人做同事也有一段时间了,今天还是单独第一次到外面吃饭,平日里忙着工作,公司实行的是末位淘汰制,生怕完不成业绩,每天神经都绷得紧紧的,谁也顾不上多看谁一眼。

喝下了一杯酒后,毕扬似乎才第一次认识她似的,平时在市场部里那个总是不太爱说话的林森其实是多么的美丽,以前怎么就没有发现呢?平时围在他身边的女孩子太多了,多得让他眼花缭乱,他总是以游戏人生的态度来和她们交往,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潜意识里把她和她们混在一起了。

这也难怪,林森进入公司的时候已经不是十七八岁,公司跑业务的小姑娘全都年轻漂亮,虽然是由他带她熟悉有关业务知识的,可是他却没有过多注意她。要知道在他们公司像她这样的年龄已算是大龄了,他们市场部的女孩子都比她年轻,大多是二十出头,林森却已经二十六七岁了,一般的女孩子都已经做人妻、为



人母了，谁还那么傻地这个年龄找个跑业务的辛苦工作？他有点后悔，以前怎么就没有发现她竟是市场部最美的女孩呢？他呆呆地看了许久，仿佛她就是他等候多年的红颜知己，是他在梦中出现过无数次的朦胧身影，只是今天才变得清晰，林森被看得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毕扬意识到自己目不转睛地看她太久了，便自我解嘲地笑笑，谈论起这几天的天气。南方秋天的天气一般是比较凉爽的，可是这几天深圳却特别的闷热，似乎不亚于刚刚过去了的夏天，总让人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烦躁。

从饭店出来没多远，就到了蛇口的地标——“海上世界”，两人都没有要回家的意思，并肩慢慢地沿着海边散步，说是海边，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港湾，但对于蛇口人来说那也算是他们心中的海了。这里一直都是蛇口人的骄傲，站在海边可以看得到对面的香港。还有现在已经不再出海的明华轮停在“海上世界”似乎还在讲述着它的辉煌历史。

早些年蛇口还只是一个人口只有几百人的贫困的小渔村，经过十几年的改革，现在蛇口已经成了深圳的骄傲，而且在“海上世界”旁还聚集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更给“海上世界”增添了不一样的风采。

改革开放早期，深圳最出名的景点就数蛇口的“海上世界”了，这里有明华轮、兰桂坊、绿草地高尔夫球场、女娲补天、长长的烧烤海滩，还有隔海相望的香港元朗……以前蛇口是深圳改革的试验田，人们认识深圳是从认识蛇口的“海上世界”开始的，不过近年来这个景点有点冷清，明华轮不知什么原因关门了，少了以往熙熙攘攘的游客，却也为蛇口增添了恬静和神秘。

晚上的天气非常好，少了白天的燥热却多了夜晚的清凉，明朗的天空上一轮皎月悬挂在空中，隔海相望的元朗显得格外的清晰。不过晚上到海边散步的人并不多，人们成双成对地走着或者靠在旁边的围栏上相互拥着坐下来，一看就知道是一对对情侣。

两个人默默地走着，任海风轻轻地吹。秋夜的海风带着大海特有的味儿迎面扑来，吹得人很舒服很惬意。他们选择了一个人较少的地方坐了下来，林森把鞋子脱了将脚放进海水里让海浪一层一层地向她赤裸的脚涌来，轻轻地亲吻着她的脚丫，逗得她痒痒的忍不住发笑。

毕扬和林森同事了几个月，第一次看见林森那么开心的样子，他在一旁专注地看着她脸上露出的淡淡笑容，也笑了。

“我喜欢大海，总感觉她能听懂我的心灵之音。”林森转过身对一旁的毕扬说。

毕扬看着月光下的大海接过话说：“我也是，大海真的很美！从小生活在海边，可是总是听不够大海的声音，你到过我的家乡吗？那里的海才叫做真正的大海呢！蔚蓝色的海面托着天空，一望无际，只看到天空和海面连接成一条线，而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海港而已。”

林森还继续玩弄着海水，这次她用手轻轻拍打着海浪漫不经心地对他说：“是吗，什么时候带我去看看？”

毕扬看着还玩得特兴奋的她，想了想说：“你想去吗？只要你想去我随时可以带你去，我们还可以去我童年最爱去的沙滩玩。你会游泳吗？我们可以去游泳，我最喜欢在大海里游泳了。”

林森摇摇头，“你可以教我游泳吗？”

“好啊！”

林森并排和毕扬坐在一起，在月光下他们倾听着大海的喃喃私语，感受来自大海最恬静的温柔。

白天的工作和烦恼此时全都被抛到了脑后，林森很高兴在深圳能认识毕扬这么一个朋友，这是她来深圳后第一次和一个异性朋友在一起玩得那么开心。

毕扬是她到房地产做业务带她的老师，刚开始她对于这个行业一窍不通，全是他一点一点地从头教起，例如景观、配套、会所、容积率、物业管理、朝向、楼层系数等较为专业的名词，甚至包括和客户的直面沟通这么简单的细节他都不厌其烦地教她，对于他，她一直心存感激。在和他一起工作的日子里，她从心底里敬佩毕扬的才华，他是那种女人们都喜欢的有魅力的男人，但平时她却很少有机会和他像现在这样谈天说地。当然对于他，她其实还是不了解的，不过她想只要她愿意，她可以了解毕扬。

他们在海边聊到很晚才离开。回到出租屋，她看看表，匆匆忙忙地跑去洗漱间洗了个澡后就回到卧室里打开电脑，时间刚好是晚上十点半钟，她准时地上网了。自从她上个星期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网名叫“沙漠里的白骆驼”的网友之后，她便无一例外地每个晚上上网聊一会儿。她给自己取了一个网名——“撒哈拉沙漠”。

撒哈拉沙漠：“白骆驼，你见过大海吗？我刚刚从海边回来，晚上的海真的很美，很恬静，我真想在大海的怀抱里好好地睡一觉。”



沙漠里的白骆驼：“你是一个人去的吗？听你的语气不会是遇上了白马王子吧？”

撒哈拉沙漠：“你是不是有经验呀？我真希望有人会在今晚给我送一枝红玫瑰，可是只有海风轻吻我的脸，我真的想哭，在见到大海时，我想到了一个美丽的故事，想听吗？”

沙漠里的白骆驼：“是不是关于美人鱼和王子的故事？沙漠，你现在是不是有点高兴或者有点悲哀？我似乎听见大海在讲述一个女孩的故事，你就是那个美丽的故事的主角，是吗？”

撒哈拉沙漠：“白骆驼，其实并没有像你说的那样，可是我在见到大海时还是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我以为是兴奋，现在我觉得有点伤感，你能理解那种感情吗？”

沙漠里的白骆驼：“我好像觉得你在梦呓，你真的爱上了一个男人，是吗？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感情吗？”

撒哈拉沙漠：“不是，是一个女人对于大海的感情，现在我还可以感受得到咸咸的海风，我总觉得这一生我与大海有种冥冥中注定的东西，我也不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东西，也许是我太爱胡思乱想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沙漠里的白骆驼：“我不知道，也许会有吧，可是目前还没出现，我想是这样的。”

撒哈拉沙漠：“你相信缘分吗？”

沙漠里的白骆驼：“相信，沙漠和白骆驼本身就是一个美好的解释，不是吗？”

撒哈拉沙漠：“那为什么有些东西有缘曾经拥有过却不能永远在一起呢？那也是缘分吗？很久以前，我爱上了一个男人，我觉得那是我和他之间的缘分，可是后来他却死了，什么都没有了……”

沙漠里的白骆驼：“你又伤感了吗？你们女孩子最爱多愁善感，其实如果是这样并不是说你们就没有了缘分，你们还是有缘分的，如果没有缘分你不会在成千上万的人中认识了他并爱上了他，只不过你们的缘分只能到那一天而已，如果有来生也许你们还会再次相会呢。”

撒哈拉沙漠：“来生？会有来生吗？那时他还会认识我吗？来生我又是谁？你呢，白骆驼？你还会是你吗？人只要有一生就够了，为什么还会有来生，我想不会了，这一生都不能好好地把握，来生又能怎样呢？来生再好好地相爱吗？爱，不要太

久，只要一生一次就够了！”

.....

翌日，公司的十周年庆典上，公司邀请了公司的大客户及同行的房地产及物业公司的有关领导一起参加。作为主持人，林森根据老总的要求分别用普通话、英语和日语进行主持，她出色的主持及纯熟的两种外语博得了一阵阵掌声，在掌声中她感觉到那份成功和喜悦。

毕扬的幽默和成熟与林森的灵巧和机智使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把庆典主持得非常成功，她想不到她会和毕扬配合得那么好，公司年轻的女孩都有些嫉妒她了。

如果说林森在庆典上特别引人注目的话，那么还有另一个女人则更是成为庆典上的焦点人物——于美丽，老板的情妇，一个漂亮的女人。她那身名牌，那身珠光宝气是到会的任何一个女人都无法比的。出于一个女孩的本能林森不由得多看了她几眼，她一直都陪在老板的身边，穿着一件低胸真丝质地的红色连衣裙，很是性感妩媚，再加上她那恰到好处的笑靥和很深的酒窝，更显得与众不同。

林森并不是第一次看见她，公司里的人都知道老板的老婆在香港，而在深圳他有一个很聪明漂亮的情妇深得他的宠爱，两人总是以夫妻身份出现，相互间也总是“老公”“老婆”地称呼。一般在深圳的重要应酬活动老板都会带上她，她经常来公司，但偶尔公司有重要的会议时她总会陪老板坐在一旁，还会提点意见之类的。她以前是老板的秘书，之后才成了情妇，虽然不来公司上班，但公司的运转却比谁都还清楚。

女人做到她这个份上也不错了，她可是占着公司百分之三十的股份呢，可是真不明白她怎么会看上年过半百的老头呢？林森在心里想着，又看了她一眼，想想一定是先有了情妇的身份才有了股份的，怪不得呢。不过好好的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庆典的最后一个节目是自助餐，林森的主持任务也算是完成了，她松了一口气，端着一杯红酒找个位置坐了下来。

“今天你真漂亮，林小姐。”

毕扬也端了一杯酒走到林森旁边的位置坐下来对她说道。

“谢谢。”林森和毕扬碰了碰杯喝了一小口酒。



“所有的男人都为你倾倒了,想不到你不光会写,还会讲那么流利的英语和日语,你真的是高中毕业吗?林小姐。”毕扬有点不解地问。

林森没想到他会这么问,脸红了起来,好像自己的什么阴谋被人发现一样,不过很快她就笑了起来,说:“你怀疑我的高中文凭吗?你真聪明,算你猜对了,我高中还没毕业,那张文凭还是花一百多块钱让假文凭贩子做的呢。”

“不是这个意思,是……”毕扬急忙解释,林森却笑着让他不要再说下去了。

在应聘到这家房地产公司时林森没有亮出她的大学毕业证,只拿出了一张高中毕业证,她知道拿她那张名牌大学的毕业证人家未必会招她到公司做业务员。这个年头假证多如牛毛,大多数人都是去弄一张可以抬高自己身价的证明,可是她却不敢把自己真实的身份亮出来。她以为不会有人怀疑,没想到今天却差点被毕扬发现。

两人正在闲聊时,于美丽端着酒杯朝他们走来,她妩媚地朝毕扬点头微笑着,两人站了起来向于美丽打招呼:“于姐好!”

公司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称呼于美丽,不过还真看不出来于美丽的年龄呢!从表面上看绝对不会超过二十五岁,她有着姣好的身材,更重要的是她的皮肤可称得上白皙细嫩,在灯光下泛着年轻女孩子特有的靓丽光芒,她那勾魂的眼神使所有的男人看了都会心神不定、想入非非。

“你就是林森,林小姐?”于美丽很高傲地问。

“是的,三个月前应聘到公司做售楼业务。”林森答道。

“新来的,怪不得没有听说过林小姐呢,以前做过房地产吗?”

“林小姐很聪明,现在可是我们市场部的精英呢!”在一旁的毕扬帮她答道。

于美丽职业性地地点头,看也没有看林森,却向毕扬娇媚地笑笑,又说些在林森看来全是多余的话后就高昂着头走了。

看着于美丽的背影,林森感觉浑身不舒服,暗自想:这个于美丽早就听说她很厉害,想不到真的厉害,自己没招她没惹她,干吗呀,这?

“你怎么了,林小姐?”毕扬轻轻地碰了碰林森问。

林森怪不好意思地转过身来,说:“没什么,有点不舒服,可能是喝了点酒的缘故吧!”

“女人就看得比自己漂亮的女人!”毕扬本想跟她开玩笑,又立马觉察到自己的话欠妥,便没有再往下说了。

林森没有听清他说什么,或者已经听清了,只是不明白他是指她还是指于美丽,两人也就没有再说话了,坐了一会儿林森借故先走了。

林森回到住处时才刚晚上九点整,白玉兰已经去夜总会了,空荡荡的房子里只有她一个人,她第一次感觉到这个房子的空寂。这是怎么了?

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想了很久,还是想不出任何理由。